九子全書

ロ七13
130
20

門口仁
號 130
卷 20

管子卷第十六

臨菑房玄齡　註釋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禹新　自王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純元一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湯槙評寫精氣人微莊生論風風斯下矣

朱長春評內業玄所謂內丹釋所謂內典也專主譚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上之精者則人氣也杲乎如登於天杲明貌杳乎如入於淵淖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淖汋潤也卒乎如在於已

道梅士享評此篇論理有精妙處錄其佳者

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已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以力止之。氣愈去。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春通〕有爲不如無爲。調息不如自息。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春通〕定慧得果。〔春演〕果乎如登。杳乎如入。淖乎如海。卒乎如在已四言。寫道業節侯。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訣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會。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矣。旦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乎。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其是耶。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

李泌評神固無方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春通〕自充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已去。餘情何處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心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春通〕若有若無。而不可窮。日用而不知。即日用其德。〔春演〕心爲神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不得。如窮無極。狀神之妙。亦稽神之法耶。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

孔穎達評不復不舍精微抉玄

沈鼎新評與我俱生我亦是神月耶指耶從何處區別

張嵲評心靜理氣得養氣之訣

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虛。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子。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春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內知。〔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于心。即與我生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曰卒在心。曰淫淫生登假知岸。在舟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調理。故道來止也。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似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音聲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也。修心靜音道乃可得〔春通〕多言數窮。不如守中。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春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道將來舍。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朱養純評口縫纔開落二乘可微會此旨

蘇軾評起語便奧

郭正域評不文不移握定之宗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爲而無不爲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爲地之枝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也可以爲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爲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

程敏政評止而生生而止心融于道入一天矣

葉水心評無爲有君故不易而神智生

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春演曰無思慮營營曰不可以思曰多知爲敗曰無知無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死神生心死心生孰知生之于死乎死之爲主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生而有思有知道止定慧相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知人也道之思知天也人人無天入天無人無人人亦天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爲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苟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爲有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爲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心自治矣治言出於口治

朱養和評墻壁瓦礫無非法身

楊慎評除乃滌除義即所謂虛其胸也

事加於人。則無狂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也。（春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不知。自至者有。強至者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照智者。神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若常守中。則無差忒。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中心自得也。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自在身也。一往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往來不能思也。失之必亂。得之必治。謂神也。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舉。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能自知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皆從心生也。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心以藏心。言心亦藏於心也。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春通）心一而道與人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岳正評以心治官方能解道

朱長春評使然後治不同有爲之學也經曰心使氣曰强益生曰評

沈鼎新評精藏氣生故體固而邪惑銷此中消息最微

有心也。心以藏心。以我之神。定其元神。彼心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是言也。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故有所使令。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使而違理。故亂。亂乃死。亂。則凶禍至。故死也。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爲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爲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全

姚樞評形充于道深

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春通。不逢不遇。解在莊子秋水。非其薄之謂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强。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中强。春演。皮膚耳目筋骨。四驗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符養徵。神藏其中。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面如鼓。頭餘皮。項有縧。相人以是定其天長。其裕也。有以裕也。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鑑於大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愼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德。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朱長春評凡道此下語精理眞是經言然大約管子中論道時總雜不一且精于微未妙于化猶以識入非以神解有之無非無之無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慎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密必堅必固堅固則精不解守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競逐淫邪津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者容睟也見於膚色內暢者體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遍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不知若明於日月察於父母也春通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冥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赤子乃能比赤子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爲善非本爲善刑不足以懲過畏刑

沈維垣評氣能結聚則變化不窮

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得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自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止而求諸已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春通逐逐役不休求人者也能止能已舍人而得已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春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入無耶即下言思之不捨內困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非強神以索通矣強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飽勿致節齊自至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

曾彥評精氣之通天地一體何況于鬼神

何俊良評馭忘轡樂忘絃希然穆然

神爲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用。不有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春通)鬼神通之。萬物備存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春通)何思何慮。多知爲敗。慢易生憂。疎慢輕易。必致凶禍。故生憂。暴傲生怨。殘暴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懷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謂彌留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爲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期也。食莫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春演)善制者不割善沒者不溺

沈鼎新評守和法莫若去五欲二凶

善力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節適之齊。彼將自至。齊中也。言能節食適思。常莫過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養成其形。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春演)和乃生。天之爲也。察和之道。人之爲也。知天之爲。知人之爲。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不中天矣。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見。至於徵驗。又不知其類也。平正擅胸。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擅於凶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

岳正評詩樂禮敬非拜非借

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也春通精不見徵不類冥而內養一而外通和之道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五欲去二胸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沍大攝謂過於飢血沍謂血銷減而凝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間猶中也充攝得中則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

柯潛評廣虛慮長正以養其神

沈偶新評太和委和必此一脉便不生故言憂怒悲

飢而廣思則忘其飢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也老不長慮困乃遬竭令老則益困而遬竭春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廣以通之廣故能容虛故能化故其飽可消定生慧老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意之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

而歡先之

楊愼評內業數章參同道德無以過之

則害道。故道無所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若遇廢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埋盡。春通安而後慮。慮而能得。道來可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爲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匈中無敗春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敝不新成。故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趙用賢評襍篇已下多非管子書語意大不類

朱長春評。道家三要精化爲氣。氣化爲神。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爲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火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亾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襍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岳正評封禪諸山敘列周悉

葉水心評會之三六是霸業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賭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沈鼎新評無祥瑞而欲封禪則後心立變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上山也。鄗音驝。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士亨評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侈則不可復約也。因設為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彼桓公者。寧不愧于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鴟梟之不可為麟鳳。七十二代之事可效而不可效也。故不爭封禪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無咎。仲

之謂也可爲禹臣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朱長春評小問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住者人古漫者不足攬

朱養純評仁廣義大所以富國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亾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蘇軾評戰勝攻取無如得人奪守

何俊良評重賞有勇夫何況精材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謂取其土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恩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精材謂美材可爲軍之器用也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爲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

楊慎評以不識自小則識自進以戒予智也

曰。三倍不遠千里。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爲遠皆至矣。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用貨爲反間。則知具先後。察彼國圖。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譎以勝敵也。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春通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小不識天下。大何有。公曰。守戰遠見有患。爲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於此二者預見其患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可出也。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爲君視聽。故知外事也。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苟不死不信。則守闇戰闇外闇故曰三闇。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人既戀本而哀墳墓。則其心固。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苦也。

柯潛評觀三闇益知民不可無死信

曾子評四者眞子民之道

姚樞評深鏡民情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煩力役則止而不來愼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謂四言雖善然以之理國恐其太少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備千里之化不爲少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疾謂憎嫌之也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設詐以避罪也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役之苦來者鷙距鷙疑也距止也聞其役煩則疑而止也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不但如是而已

程敏政評傳露華百英粉

梅士享評政隨時易是謂敕時之相

更有何事以行此四言也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也謂主能得信又極忠也嚴以有禮愼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渝變如此者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於人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讓如此有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

黃震評轉移變換良牧也

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患。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怨。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梅士享評桓公不能王管子豈不知而待鮑叔牙鮑叔牙又豈不知而待賓胥無特以桓公九合諸侯之後念頗自矜而羣下進諛猶恐意溺故管子不自言而啓召鮑叔牙鮑叔牙又不自言而啓召賓胥無待羣賢至而援古証今公始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也。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比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恐未可。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不能不赧于世澤之薄而王之難也此善引君于道也

沈禹新評孰知親中自有畏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服於民爲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之不可直用刑勝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錄獄囚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嚴誅數省有過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及於身二世嚴刑身戮望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不可久安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持謂見劫執也弑謂殺親也君之國岋乎

朱長春評傳馬棧工于箴粟禾工于順美浩浩乎工于下上此小問之雋言與澹澹古音語自謂芳芳不古

劉勰評先愛先定語窮源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圉養馬者傅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木也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次還須曲木求其類曲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

沈鼎新評君好善名方能除苛疾去虛賣祝鳧可謂善導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國強故可以危鄰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釁社祝鳧已疵獻胙祝祝史鳧疵其名也胙祭肉也祝曰除君苛疾祝令除君煩苛之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而非實如此者亦祝去之也桓公不說瞋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復猶告也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洀桓迎日而馳乎洀古盤字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柳士享評昔衛懿公爲狄人所殺食其肉而舍其肝其臣弘演出使還報命于

肝自刳腹實而納懿公之肝於是桓公聞而存衛使莒有若臣管仲得不救乎

朱長春評粟禾兩喻即隰管之品也粟之粟利用守禾之和利用合故九合一匡仲能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擅不樂則隰之林

三。三加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滿之意。纔激強之則爭之以死是不智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其君小人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亾。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持故目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眴眴胡絹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眴眴柔順貌穀苗始則柔順故似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illegible]耳隰死而[illegible]蓋進五公子爭國而霸遂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

周元會評事亦奇詭

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人以穀爲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人之性命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闟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沈維垣評仲知果神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張榜評徯在仲後何以云

梅士享評以管子之才而不難師智于媼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仲之謂乎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汪邊地也未齔不得入軍門齔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爲于國多戰功曰多言於于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徯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匹與之爲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李泌評善于料事

楊慎評言脫于口不鄉而傳蠅爲兒竹爲簫可畏哉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儐者延而止儐謂贊引賓客者也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

能防之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縗絰之色也漻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盛故其貌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口相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

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終

管子卷第十七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盧泉劉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無此六者過。則爲一是主也。過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得六過則爲一是。以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以上總。呼嗚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七臣。令臣無六過。是故爲一。君臣

張榜評突然而起奇甚

朱養純評全在主得以繩

七臣方成一是

咸有一德。故能成美也。申主任勢守數以爲常。申。謂陳用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之。則其明不絕。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令固。賞罰必。而下皆服其法度也。不備待而得和。春通。不備待而得和。德化而政簡。民自和也。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理世之君。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樸素。今中主不能然。故以爲過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闓。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爲惠太過。故反成敗也。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決難知。則理不當。故明塞也。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所爲。必從而伺之。事

楊慎評許逢也屈原懷沙賦作悟然作逢合義解於芒主語不合或當與悟同耳

郭正域評振與芒同病

無常而法令申。不許。春通。許。與寤同。過主行一意。而莫知其失。是不許而敗。許則改矣。則國失勢。許。古伍字。謂偶合也。言雖申布法令。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四鄰與已爲隙。不計度而知之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爲聽其理亂之音也。春通。司聲不聽。耳目之官失守也。此防口杜言之朝。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所爲既不合理。故惡還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而無功。故曰勞主。臣主同則。臣主同則爲句。刑振以豐。豐振以刺。臣主同勢。則俱奮威權。故刑罰大振。而且豐多。刑豐而又妄振。非刺而何也。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之。必爲亂。任而臨

楊慎評又出芒主甚言其過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昏昏也

胡彥評吐金景兮敲浮雲

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亡必及。故後代無得也。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發威嚴。謂之振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爲先君之理。不訐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錯既不合理。故數衰而國未固。芒主。春通兩芒主。一從亂。一從治。治而爲治。非也。徼猜自聖。上攬權而下壅蔽。此謂形彊精索。中乾外植。故曰緩急俱植。木稿而不爲用也。稿之弊。昏與淫等。故兩曰芒芒然無知也。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問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任胷臆。以理其事。人人生事。故事多也。春通自治以主言。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故緩急之事俱可立。不訐則見所不善。所爲既不合理。故其所見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自責。乃遷怒而罰之。

劉勰評主必求其是

朱長春評吳王好劍去桓公遠故管子重言十七非其眞也

春通以已桎梏之類自罰爲戮。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兆皆主虞而安故也。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之邪正。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之智愚。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一人。爲主也。明主得。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

進用賢評是戰國後文字

不田女不緇。緇謂黑繒。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上之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爲計謀。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餔不足處。玉餔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言不爲君致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

沈鼎新評令人思空懷亂亡之故似雲附地變爲翔鳥

周氏之禽。爲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音。所爲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踣謂散亡。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費無度。故空。商宦非虛壞也。必弃木逐末。故壞。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替下陵。故亂。國家非虛亡也。必倒道背理故亡。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政緩物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春通富歲民義。凶年民急。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穀貴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土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爲。故游商得

蘇軾評風雨在手

何俊良評六務四禁意宏正

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春通）徵貴徵賤。廢著以要重利。故云什伯其本。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調淫而作也。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道從。夫亾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掘徙之也。倮大衍。倮。謂焚燒。令蕩然俱盡。伐

岳正評失政則庶物不和

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遏水。達名川。謂偃塞小水合大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隄防。故漂流城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燋草。旱甚。則草燋。天冬雷地冬霆。霆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螣蟇。苴。謂草之翳薈。山多蟲螟。螟。即蚤。六畜不

楊慎評此語即出自管子亦成濫觴奕者所謂須知他數着不好處政此類也

沈維垣評權勢所以運法律

蕃民多天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克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馳車所以召寇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窯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

黃震評下隨上好

罪決於吏則治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慎罰上執權各有其分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不好本則私生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本謂道德之政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利則傾巧故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不能賞故曰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故法不煩而吏不勞

朱養和評臣有飾侵亂諂愚姦佞害御

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爲臣立法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當而事愜故無誹譽故君法則主值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其言順而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下列六過虛名求實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貴以自克勝持此爲名恬爵祿以爲高佯弃爵祿以自安恬以此爲高好名則無實美名外揚內實必喪爲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不能御也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勢必以實生失轡則馬馬制制馬必以轡制臣必以祿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謂之侵好佼反而行私請佼謂佷許也背理爲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無以成其私刑法繁則姦不

柯潛評君至于微孤則諂何足貴

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惛上故上惛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上既惛暗雖有危亡之隙不能計度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亡日至故其君衰微而孤獨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深文入罪厚致其罰此愚臣之行重賦斂多兌道以爲上兌悅也謂多賦斂以悅道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厚罰多斂人必憎之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忠於主乃比之讒賊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痛甚極之辭開罪黨以爲讎開引罪黨上聞於君與之爲讎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而除之則罪不辜之人也罪不辜則與

朱長春評兩亂臣政與兩芒主配一明諂以固寵一僞忠以賈權

朱榜評上列六過之臣而一是自是

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所與居者。莫非讎也。故善言可惡。〔春通〕讎與居。則善士屏。面諛日至。而逆耳無聞。姦臣欲奸君權。先以讒附耳。奸君之意。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亂臣自爲辭功。祿明爲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則佯辭之以爲名。其下未必當賞。則明然爲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爲非母。動爲善棟。其居也。與衆非者。爲母其動也。與佯爲善者。爲棟梁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爲之。必傷於上。〔春通〕以非買名。訏主以沽直也。以是傷上。居善而歸過也。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言爲僞善漸攻於君。

朱長春評。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中反復遠近。皆陳治亂。由主得可以繩七臣。失則爲六臣所惑明失馭馬者人。馭臣者君也。首舉七主列一。是。六。過。而。末。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爲。忠。無。可列也。又臣是由于君是。是故佞可化忠。過則忠緣爲佞。故哲主懲六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遁而隣哉化矣。

朱長春評呂覽多此發端後世論昌昉于此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姦謀藏於胷脅。姦藏禍息。故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興姦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已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漿。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於身體不適便。夫明王不

李必評仲文每用此法

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效。民亦務本而去末。官慎之。則民效也。居民於其所樂。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厲。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犯。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

楊慎評功之于其所無誅以無誅爲功也此倒句法此句下解二句文義頗窘

期賞而必。故曰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爲成功。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必不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有刑無刑至有刑。故曰先難而後易。皆同之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管氏不聞嚴誅必殺。審於法。則爲人致利除害。故也。（春通）用法者。與倚法者。與管假。于用商韓。則倚而徇。

誅得其當故至於無誅雖有誅亦如無也不必誅而誅愈有矣下文又以有刑無刑申二句更妙

楊慎評乾戰而惟物勞乃止天心乃見以殺爲活其

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夫不明於必誅賞。

以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

循天之道與

楊愼評法之嚴如此

周元會評即借意翻入

孔穎達評公私所分不能

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縣命。故明王愼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故。謂恩舊。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毀敗。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竊。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不爲親戚易法。故法嚴。吏之舉令敬於師長。不爲師長危令。故令敬也。民之承教重於神寶。不爲重寶犯禁。故教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無犯之人。則無所用其刑法。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爲用。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舉事而不

遲民恩怨

程敏政評令人寧寡黨矣親誰肯虛費

時。力雖盡。其功不成。方冬植禾。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有道之人。必順於道。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衆尚不成。況無衆乎。不攻不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本。謂農桑。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

沈鼎新評情意方惟人善調其所欲便安而不危

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進不肖者唯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

姚樞評語語婆心度人

梅士享評以無禍爲福無福爲禍有令人循理而無越位之思

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之功（雖曰有功於身無補）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之至）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乃禍之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及之事當效之也）故曰譽不虛

朱養純評能瞻察則始處不昏

朱長春評弘弓而太史公

出。必出於行善。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爲惡。福不擇家。雖賤家行善。福亦來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禍亦至矣。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己以致福。無恃貴以招禍。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皆能審察其是非。如此則無事不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理。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圉。有利則牽。能以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己。則避害而取利。取利則財多。避害故過寡矣。此段言導利約而博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速行而不倦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則水逆流。

發之遂成貨殖傳一段長義

朱長春評此段言時政日星爲紀故事可列四時爲柄故事可勸其說本小正

葉水心是常意而語鮮警

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人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利之所致。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焉。雖無形聲。俄見其成也。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經。所以本之也。得人之心而爲紀。紀。所以總之也。法令爲維綱。維綱。所以張也。吏爲網罟。網罟。所以苞之。什伍以爲行列。行列。所以開具之也。賞誅爲文武。賞則文。誅則武。繕農具當器械。農具既繕則器械可修也。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怠。若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銚

梅士享評以耕器當戰器以農事寓武功於王道大有理會

耨以當劒戟。用鈚耜者。必推引之。若劒戟擊刺。被蓑以當鎧鑐。蓑。雨衣。被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鎧鑐。著甲周身。若褐炙。故曰鑐。葅笠以當盾櫓。取葅澤耕以爲笠。若武備之有盾櫓也。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備軍用也。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功戰。當春三月。萩室熯造。熯。謂以大乾也。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疫。楸木鬱臭。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之火。春時之井。又當復杼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春通春陽氣逐陰。氣而出。陰主滋潤。侵人生毒。故萩之。熯之。易之。以去茲毒。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蘖爲酒。相召。久禱而未報者。當享塞之相召。謂因此時召親賓。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

朱長春評四時煩約參差其文法也春爲歲首乃其事詳

張嵲評順約天地自然忠人和

卯。拊謂擊剝之也。毋伐木。毋夭英。英。謂草木之初生也。毋拊竽。竽。笋之初生也。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百物之長。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弱之人也。發五正。正。謂五官正也。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讎令反去。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及時立農功。施力爲生穀。凡此皆春令。夏賞五德。謂五常之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除之。此皆夏令。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秋令。冬收五藏。五穀之藏。最萬物。最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冬作。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人有百倍之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

何俊良評胆日電張

李泌評私之[illegible]釀害殊

生者仁也。長者忠也。收當急也。藏當閉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忠。猶稱也。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憂之政。外無彊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亡必國亂。此段承上言料民反是者。古今所未有。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己而背公。故多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積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

沈禹新評民死民信方能可往可繫

朱長春評此段又承言計田此內政之餘術主于務

民死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死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伍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能者爲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客寄。里無非其家。言不離居他人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不容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亡徙無所容匿。故不求召而自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亡。何所備而追之。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金之從陶冶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

農足食占田視後世橫征漁利猶爲本法去三代不遠

楊士享評如此湊筭人無遺利如何不富

朱長春評亦是貨殖采本但而實文樸而實富

之就利。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果蓏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言不在五十石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石故藏皆餘也夫敘釣者所以多寡也敘釣謂敘比其均平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依訾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

楊士享評五謀極好兼併之術然非帝王之師

楊慎評五功政言伐情語憯而中兵家之恢詭故恒用之

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謂深知敵之內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於事有失而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見其政有失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以成功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愛者各權則其威分也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心心二則力不齊故內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爲君用力故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情告已故深得其情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躭於竽瑟美女則心惑亂故其內閉塞也遺以諂臣文馬

岳正評細閱五謀俱譎術陰陽其間

以蔽其外。耳惑於諂臣。目惑於文馬。則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春通）典疑與字悞之同生。典。常也。若常與之同生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俠辯士令與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恃而氣高也。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今背絕使。兩國之意相違也。是必士鬬。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鬬。兩國敵。則小傷大國。以承其弊。乃有一舉兩獲之功也。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得失也。謹其忠臣。欲知其臣之用不。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使。賢不肖。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使其君臣之意絕。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可使令。既不命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朱長春評。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薈爲議。逐事爲段。逐段爲議。亦多有精言。然駁而不雜。瑟而不調。其言法儉。居商申之間。時紀則幼官之餘。本業則地買之略。似計然之策。猶近管之本術。五謀功則蠡種伯越之成筭也。此意春秋末之文耶。時文時古。時樸時衍。不似一人之筆。

魯彥評開手便撞洪鍾

管子卷第十八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行化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

梅士享評看他九惠施爲一切精詳墾到不爲苟且權宜

蘇軾評予葆句新

征役。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墎。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爲累。）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敎母。）受二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

黃震評誰恤至此

孔穎達合獨名剏而政綱

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膌胜而哀憐之（膌。瘦也。胜。肥也。）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徧枯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既養之。又與療疾。）官（春通。疾官。爲句唐有病坊。士坊。即疾官也。）而衣食之（謂官給之衣食。）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車然後

沈鼎新評窮通振接處曲折委至

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十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一日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朱長春評九守與經言近文要而古

劉勰評智臨宜大君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則　主參

督名　　襍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爲節。先能定已。然後可定人。虛心平易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

葉水心評距許須要審察方是聽言

知也。輻湊並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湊並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爲彼所知。故戒之當如當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楊慎評持著熒惑句君子所爲問灾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邃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之宜。故須問之。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春通。煬竈附耳。都爲熒惑。半在近侍。參遠問之。要之。凡所行。疑皆惑。凡所蔽。明。皆熒惑也。參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故疑思問。下之長目飛耳。樹明其道也。

右主問

朱長春評心不爲九竅治道妙之言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君任五官。官自治之。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因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已。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沈維垣評不通不開斯之謂密幾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無端也。愼密者。當如是。外內不通。安交爭而亂也。寂乎其無聲。外內不通。則事關門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門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關門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其關門不泄。故無怨。

楊忱評新人

張榜評相爲情則并忘其名矣

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徵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徵。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察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朱養純評明臺衢室告旌諫鼓總街靈臺古所以達壅去蔽云何失忘

楊慎評此言官之四者也

桓公問第五十六　　襍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訊問也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復謂曰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

柳士章評有非而求人議是以衆庶弼君違者也奉職而求厥事是以議論責成功者也

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讙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見上有過而非之可謂正士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爲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

桓公曰善

朱長春評古之帝王聖賢皇皇唯不及則檢身于有過哉過而如日月知者早也故曰有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顏氏之子幾何人哉已所不知人將知之故莫若延誨而喜聞子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夫且咨之幾微而可弭之通道乎士有百行君有萬幾幾之爲萬微矣神矣故世之昌也達其口

而延之亡也防其口而壅之明臺衢室告旌諫鼓總街靈臺又不足也而陳詩于巡聽謠於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輶軒奏曲於房廂如一隅之向一言之塞通其幾于萬唯日不足而後聾其君者導之曰翹過曰沽名曰讇利乎果使其名利以餌也而吾受爲戒之益非孟嘗所賞諫象牀者哉凡士之無欲而官則寡矣凡君之官人求中其欲則衆矣主惡聞而曰無開其欲則莫若空班署而獨立能乎哉不使以諫欲而以壅蔽欲天下之士之趨於欲不可言矣善哉嘖室之議齊所以伯諸侯也鄉校之毀鄭所以存微國也齊大而君臣共主之鄭微矣而一鄉爲政不亡爲幸仲與僑皆明著於帝王聖賢之皇皇哉故仲尼兩曰人也

度地第五十七　　襍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原複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謂於都內更爲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春演形家之法也周公用之卜洛管氏用之建國地理都邑第一宅葬第二相地未有外山水者平原以高下屈絡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道尚右山水西來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爲生度地居民生之而已韓厥曰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民愁墊隘所以落渠之瀉因大川而注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

岳正評法甚詳核

朱養純評因天處正應不傾

義惠順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爲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閬閬。謂隍。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荊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穡。鉤也。謂荊棘刺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

恍鼎新評五害中獨詳水水能爲大利人害

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繕修城郭。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爲衆水

孔穎達評淵以泓

楊慎評此治水之法亦決水之法也

之經。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爲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言爲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地之勢。疏引以溉灌。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塞之。亦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瀏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

何潛評髣髴禹行無事

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瓴。謂瓴甋也。言欲令水上高。必大爲瓴甋。私空其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爲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春通建瓴地勢。以高走下之喻。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善下而不爭。走上則爭矣。凡田之爲溝洫。以通水也唯其治田之利。曰坊。曰庸。爲時封灑。行留而用之。然而祭者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安有置瓴甋而走上之。則鯀與圭之禍壑乎。爲除害而速延之乎。迂道勢行。政以引高漸下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道。遠張其勢。而以行水。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留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則控。控。謂頓也。言水頓挫而却也。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觸也。言水行至曲。則衝而擣。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前後相排

曾彥評極備水害

也。倍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通。則相容。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渟。圓流無所涵激也。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也。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春通。輕法。不孝。天災歲荒。盜賊多。父子不相顧也。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地合其德。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錄廩。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爲水工之都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

楊慎評申令井井治河之道盡于此篇

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按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受地若干。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之。有鉗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明恤之也。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名籍於國都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

沈鳧新評漸次區畫經理不減水經

劉勰評上下列水官之事極悉

官既得甲士還以備兵數也。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六具下準此。土車什一雨輂什二車輂所以禦雨故曰雨輂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久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

程敏政評備豫是制水要訣

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春演齊海國也受九河之下流河之患水之利害獨後世乎哉當時水傷之諸侯國自爲救一并郡縣而患乃專移之天子耳葵丘命毋曲防白圭治隣爲壑時所汲汲可知矣水之道大則行之小則防之行用疏防用隄隄固所以行之也管子度地中詳列水官之事後世都水行河之法具矣云何設吏云何閱民云何備器薪云何事時云何作隄云何樹守云何案行云何衣据云何取土中外濁水入不敗濁水黃河也治之詳如此漢之瓠子金隄豈其創法哉蓋考于此矣上水用導中水用隄下水用濬歲濬其游增其隄水可平行無決安導焉昔其法而動主開鑿鑿而河莞廢者今幾矣空

黃震評土能害水水能害人故詳言之

水衡之錢。而勤沿河之作。何爲哉。故漢前非無水患。衆國受治之。漢後天子獨治之。衆治其備。豫其修。早獨治。其守弛。其修遲。弛而遲。故害大而不可救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荊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

[illegible]新評按時作土功有利不利故貴因時起事

朱長春評一日把百日餔可作田家諺

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薅殺草薉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汐利以疾作收歛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母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上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塡塞空郄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

朱養純評此列四害而避之大有補佐

權衡虛牢獄實廥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

李泌評避四刑此爲順率

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春演）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故曰先天弗違後天而奉今有養生爲道之人貿貿倀倀而不知何有愚庸哉故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左右民者左右天地者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

朱長春評行河使者當書此座右何必玄夷白馬

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衛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側臣

朱長春評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篇中歸重于水害害土者惟水害民者亦惟水也禹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爲度地之要害哉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爲官守重之矣演水議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憲一種要言碩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冬官奉爲水經

管子卷第十八終

管子卷第十九

唐　臨蓄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問新自玉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　輯訂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瀆田。悉徙。瀆。田。謂穿溝瀆而漑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頁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春通瀆田以下。屬五施。赤壚以下。屬四施。黃

朱長春評禹貢職方質而古貨殖地理文而奇皆九州之內正志也其外則山

海地員山海以外荒神怪此以輿內雜物文章妙品古言地止此其後則水經註

趙用賢評言居是土之民其語音合於角聲

唐以下。屬三施。斥埴以下。屬再施。黑埴以下。屬一施五土唯五施。最爲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建君。而手其實。謂土之所入也。其木宜蚖菕與杜松。蚖菕。二木名也。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而至於泉也。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壚。歷彊肥。歷。踈也。彊。堅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雚。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脆也。唯宜黍秫也。宜縣澤。常宜縣注而澤。行廧。音牆。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爲行廧。及籬落也。

沇鼎新評由五施而至一施亦隨地深而異后之二于施亦然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廧。其地遇潤。則數頹毀。故不可立邑置廧也。其草宜黍秫與茅。其木宜櫄擾桑。櫄。木名。擾柔。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糒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菽與麥。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蓨。萍蓨。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趙用賢評言五土之民語音合乎五音所謂中乎五音之聲響又似乎猪馬牛羊雉之鳴各有不同今以五音想像合之良然可見古人譬物之精妙處

楊慎評律度量衡俱生于黍故從審音以起算數是至理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窮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續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五音。一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之宮。而爲五音之木。三分而益之以一爲百有八爲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二十七。通前爲百有八。是爲徵之數。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卽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朱養純評五音之語因土成響是至理

蕅軾評放正不必山海經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有二分去其乘適足。羽之數。有二分去其一分。是爲羽之數。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

爲東方木庚乃西金庚色白金性剛此山若下見堅白之土是木受尅而先枯金匿子以自養故不可得泉也其云灰壤殆刼灰耶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春通）庚金剛庚泥泥剛也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赤壤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性之名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故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春演）自墳自陵至山十四加不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丈而高陵上山反不言無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烟降雨澤蓋地爲坤山爲艮一剛一柔一高一下其培塿陵丘迤迤帶者在坤艮之

姚樞評甫一讀似餐乎鼓之軒乎舞之

間非氣所鍾也山上出泉地經曰天池往往鍾靈爲吉土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旁其側則其脈氣所落而結也故天眼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蛟飛杖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傍氣在中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山得水爲上相者眠就乾濕視此爲進退地之氣在焉氣合理曰地理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樠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蕕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兢與薔音薔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劉勰評葉鞶等草名有十二

楊愼評聲辨于五音七辨于五行管子天下才其[illegible]

側其草葍與蔞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鞶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鞶之下鞶即鬱也莊周所謂鬱西也鞶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雚雚下於蔞蔞下於荓荓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追元蔚草也一作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爲九十物每州有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朋如

五方燥濕之宜歷歷指陳如季札觀樂也

朱養和評以後每段俱有韵

沈鼎新評土亦有五色俱從金木水火土來物之生

振切堅也剛而不轂轂薄不濘車輪濘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隤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龜楢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蘪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馨烈之氣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挌挌謂堅禦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

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悉橐土蠶易全處剽堅也悉審也橐土多竅穴若橐故蠶處之易全悉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多竅故蠶處之易全悉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不乾白此乃徐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赭音形莖黑秀箭長赭赤也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陵之陽其左宜彼羣木桐柞柀音無檮音春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藥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釋

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蘿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爲隴也種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瘕醒瘕首疾也醒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鹵也渴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穠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塙不反塙謂堅不相著青悉以浩音苦及謂色青而細密和治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赫莖白秀五

朱養和評上五粟五沃不言山此言山之淺梟末旁

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隤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求黽（求黽亦竹類也）猶擅其山之淺有籠與斥（籠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遂條長數大（安和易遂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楝（音煉）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梟（梟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蚉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圉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楝其柞其穀羣木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為生）既有麋麃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

曾彥評從五位推五蘟土狀至此始言色

曾彥評從五蘟推五壤得澤而起

曾彥評從五壤推五浮言其堅碎

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蘟五蘟之狀黑土黑落（落地衣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櫑葛赨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蘊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倣此）是謂蘟土蘟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赨莖黃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忍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忍忍蘟（忍蘟）

曾彥評從五浮推五态色黃而虛

曾彥評從五态推五纑言剛經也

曾彥評從五[illegible]推五壏

草名忍葉如萑葉以長孤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态五态之狀廩焉如壏壏猶彊也春通下有糠以肥此壏與濫同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赨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态上之次曰五纑音盧五纑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草名莖葉如扶櫄扶櫄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纑土之次曰五壏五壏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

曾彥評從五壏推五剽

曾彥評從五剽推五塥累重而不輕揚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脤謂其地色青紫若脤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萯細萯萯草名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上之次曰五塥五塥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

曾彥評從五塥推五猶

曾彥評從五猶推五弘

曾彥評從五弘推五殖

曾彥評從五殖推五觳

曾彥評從五觳推五鳧

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萃細萃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上之次曰五弘五弘之狀如鼠肝其種青粱黑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弘土之次曰五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堵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觳五觳之狀婁婁然婁婁疏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觳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骼雖堅不同骨之

曾彥評從五鳧推五桀

骼也其種陵稻陵稻評陸生稻黑鵞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爲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朱長春評不覽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穆志惟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夷爲惟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氏書耶管子東表之人也仕不歷數國位不徧九服車不通于五方四瀆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施五山十一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晰如也得乎通天地人曰儒三代之上春秋之間必有廣

輿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耶。秦不火者，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與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於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疏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濬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分所員，後世更誰有足迹徧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眉列之，則夢與其傳說窕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畧尒，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缺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爲外補。

朱長春又評。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維五得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以土合音，以音矦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之後，先叙叶五聽，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畧矣。攬者以陸離錯襍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爾爾。

梅士享評此篇詳于幼職而畧于聖功

沈鼎新評毋驕二語已具大人

弟子職第五十九　襍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持力。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僞。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丘至善也。古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程敏政評可以去忌去驕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與。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續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

岳正評復業問疑是大學問

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胾中別。胾。謂肉而細切。胾在醬前。遠胾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食。必二毀叶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鼎實。故曰挾匕也。挾。猶着也。周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曰嗛。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

何俊良評古商銘云嗛嗛之食不足狃

也此亦其意



沈維垣評食必以禮曲盡其道

盡之類而進〔續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春通〕記長者舉未酹。少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飧。此同嗛以齒之禮也

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豆有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剛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拚前歛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搜歛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擥羹不以手。當以挾也。亦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咡覆手。咡。口也。覆手而循之。所以拭其不潔也。振衽掃席。謂振其底衽。以拂席之汚。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

朱養和評古人重洒掃有節度

起用賢評古者束薪蒸以

攘臂袄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散而灑。室中隘。故握手爲掬以灑。執箕膺揲厥中有帚。揲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千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喁也。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歸之穢壤。於戶內也。坐板拚之。板穢。時以手拚之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向已也。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春通〕坐。古作跽。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

為燭故爲之總蒸細薪也稍寬其束使其蒸間可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然者居上未然者居下則火易然也

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燭於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閒。必令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焚也棒椀以爲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椀中至其櫛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弃之也。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朱長春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見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襍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言昭第六十亡　襍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亡　襍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亡　襍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亡　管子解一

管子第十九卷終